

尾聲 「四個靜悄悄」

能用的只有腦袋了 / 416 最多是一個「狷者」 / 417 一輩子都在孤獨中度過 / 421 從未有失落感 / 423 還有幾個題目 / 425 去留無意 / 426 至今未悟 / 428

後記 一部「特殊作品」 / 433

又記 / 439

附錄

附錄一

「救亡壓倒啟蒙」與「中國六代知識分子」之「發明權」考釋 / 馬群林 / 442

附錄二

我和台北三民書局的故事 / 李澤厚 / 458

附錄三

李澤厚著作年表簡編 / 馬群林 輯 / 468

李澤厚序

有如本書編撰者馬群林先生在「後記」中所說，並不存在這個對話。所以這本《人生小紀》應屬於馬先生的著作，而非我的著作。因為儘管所有對話大半摘自我的文章、論著、訪談、電子郵件、微信等，並經過我多次翻閱增刪，但經由他的編排、調整、拼接、撰寫、改動，便不完全是我的語言、風格和口吻，而且有些地方半文不白即他的口頭語言和我的書面語言交錯相接，有些地方雖屬同一主題卻是不同時期、不同重點、不同講法的拼接，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總之，這本書不能算是我的書稿或著作，這是首先應該向讀者交代清楚的。本來，從一開頭我就不贊成編撰這本書，但馬兄非常堅決，多年孜孜不倦地將分散在我的論著中的一些觀點、看法、意見摘編彙聚在一起，還梳理加上我的一些生活經歷、事件以及他人的各種論評，其中也有我以前未曾談過的好些問題，如強調漢字（指漢文，非漢語）在融化各不同種族、文化而形成大一統中國時的巨大功能（我始終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問題，但我非專家，未敢多說），等等。這些的確花了他不少時間和極多精力，並堅決不顧我的反對，認為這是介紹我的思想的讀本，很有必要。雖然最後編成怎樣，我未再看，不知曉，但他既如此強硬「有理」，我便不好再說什麼了。

於是，便要我寫序。從二十幾歲起，我所有著作都從不請人寫序。因為寫序總會要講幾句好話，但並非所有好話我都願聽。那麼，我這個序該說幾句什麼好話呢？雖然我並不承認也不認可這就是我的「學思之路」，但對拒絕寫自傳的我來說，這本書材料真實、敘述清楚、內容寬泛，也有重點，倒是可以作為我的學術傳記來閱看的。這是實話，也就算是好話吧。但我估計此書今天迎來的可能是一片嘲笑咒罵聲，不過幾十年來我已經習慣生存在這種聲音中，也就無所謂了。

我已年過九十，心腦俱衰，本該匿聲，卻來寫序，而往事依稀，徒增悵惘，如今只欠嗚呼，可傷也矣。

此序。

2020年秋日波齋



引子

「一生簡單平凡」



不喜歡談個人

馬群林（以下簡稱「馬」） 李先生好！明年（2020）是您九十壽辰，這裡提前給您祝壽！

李澤厚（以下簡稱「李」） 謝謝。

馬 按中國的老話，九十歲，該是鮐背之年了。

李 我從未想到會活這麼久。（笑）

馬 您的學術研究，如果從考入北京大學（1950）算起，迄今（2019）已有近70年了。我一直想梳理一下您這漫長的「學思之路」，給研究者提供一些可靠的基本資料。但首先要說明的是：這種「梳理」，這個「學思之路」，絕不是什麼「自述」「自傳」之類的東西。

李 那當然不是了！很早，包括余英時、傅偉勳、何兆武等友人都曾多次勸我寫自傳之類，一些出版社也屢次找上門來。我感謝大家的好意，但始終沒有寫。現在更不會寫了。不喜歡談自己，這是我的個性。

馬 您寫了許多自問自答的也就是虛擬的學術對談，我們這次也用這種方式，算是真正十足的「虛擬」了。但要強調的是，形式雖虛，內容卻實——即您所認定的自己一生中一部份「詩文、話語、史實、情況」（《李澤厚散文集·序》）。這您總該認可吧？

李 勉強算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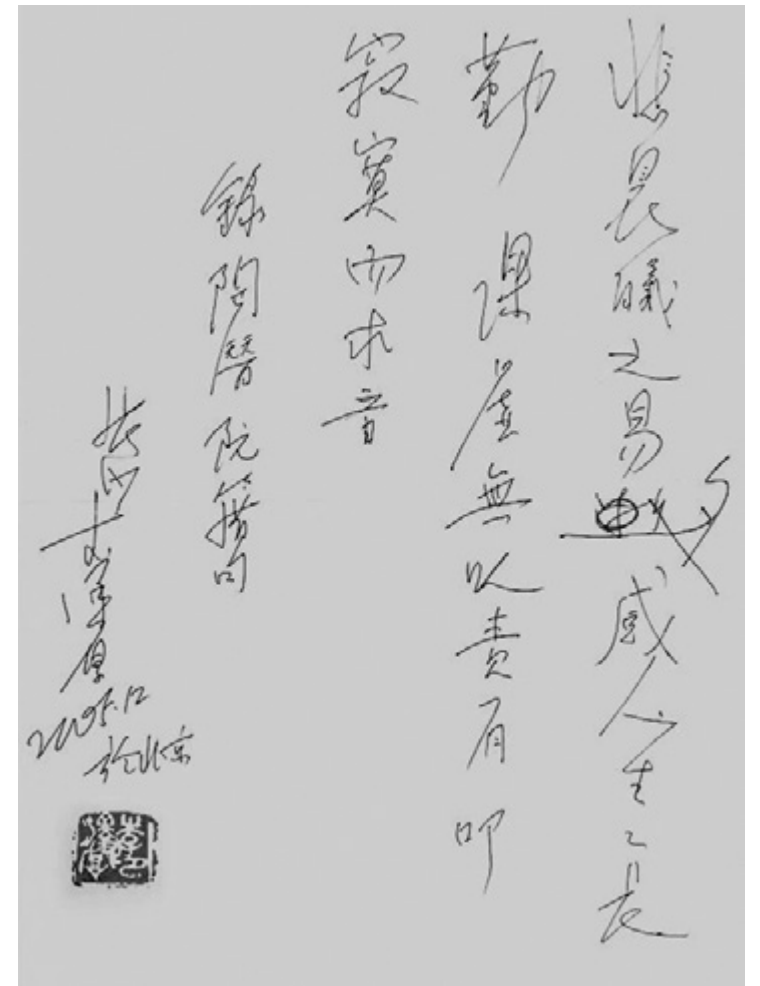
馬 那我們就開始吧。首先我想問的還是上面那個話題：很多學者晚年都出版自傳、自述之類，您為什麼不寫？經歷了那麼長時間，遇到了那麼多事。

李 沒意思，不想寫。我曾講過，第一，我這個人一輩子，一個是讀書，一個是寫文章，沒幹過別的事兒，生活少有變化，履歷異常簡單：1930年6月生，



湖南長沙人。1945年湖南寧鄉靳江中學，1948年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畢業。任小學教師一年。1954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。1955年分配至哲學研究所工作。1992年旅美至今。「社會關係」極其簡單，更無何「事蹟」可言。雖亦有悲歡曲折，境遇坎坷，但相比同輩中遭難的右派生涯，下輩知青的艱難道路，就不足道了。也有如海涅說康德是沒有什麼生平可說的人，人就是書，書也就是人。和古今許多書齋學者一樣，也就是看書和寫文章，只做了這兩件事，沒做別的事。

李澤厚手書自沉集句聯（2005年12月）



馬 過的基本是書齋生活？

李 對。再有，就是回憶使我痛苦，不願意經過痛苦再回憶痛苦。我從來就沒有特別愉快、特別高興過，而人家認為我是應該愉快高興的。我已經耽誤了不少時間，世界上什麼都可以補救，惟獨時間不能補救。

馬 好像您在什麼地方講過，曾打算寫本自傳。

李 那也是被好友傅偉勳（著名美籍華裔學者）「逼」得沒辦法才口頭答應的。九十年代初，傅多次邀請我為他主編的叢書寫本自傳，並給予特高稿酬。我沒答應，但他堅持，磨得我實在沒有辦法了，只好口頭應允了。

說到傅偉勳，我在一篇文章裡講過，他是我非常喜歡的學人之一。他比我小三歲，口無遮攔，快人快語，見真性情。他是個悟性極高、非常聰明的人，曾根據自己切身體驗寫過死亡學的著作，成為轟動一時的台灣暢銷書。我本想就這問題和他聊天，他卻於1997年匆匆去世了，竟由於癌症多次手術後的意外感染。如此豪爽的一位漢子，一下子就永遠沒有了。我想起此事，總備感悵惘。

我常玩味他晚年癌症手術後的情況：偉勳似乎很快樂，照樣喝酒，再三聲稱決不會死，仍在努力搞學問，但另一方面又極不滿足，總感人生沒意思。的確，如果不信神，不信鬼，那到底把人生意義放在哪裡才好呢？去日苦多，及時行樂？精神上難得滿足。著書立說，名垂後世？捨身飼虎，建功立業？貝多芬歡樂頌，浮士德上天堂……就滿足了？也未見得。佛說無生，那當然最好，生出來就是痛苦。但既然已生，又捨不得去自殺，如何辦？這個最古老的問題似乎還在日日新地壓迫著人，特別是死亡將近，再一次回首人生的時候。本來，人的生存問題解決後，性的問題、自然本性問題、人生無目的的問題，會更為突出，更為惱人。有沒有、可不可以有無目的的合目的性呢？不知道，很難知道。也許，存在的深奧是有限的人和概念的理性所不能把握的？偉勳晚年「返璞歸真」，由學問人竟回到「自然人」，是不是在對人生作這種最後的詢問？是不是又一次陷入了對生死、對人生意義究竟何在作掙扎不已的無望追求和苦惱之中？我不敢作此肯定，只是懷疑和猜想。

馬 但最終還是沒寫？



李 沒寫。等那個出版社寄來合同後還是沒寫，我試著寫過，口頭既答應了，就準備寫，題目也想好了，叫《浮生記學》。我覺得這題目不錯。記得當時也擬了一些章節標題。但是動了兩三次筆都沒寫下去。寫不下去，就不寫了。合同一直放在抽屜中，沒有簽。

馬 可惜了！

李 算不了什麼。歷史上被淹沒、被扭曲的重要人物、重大事件多了，我的那點經歷根本微不足道。

走我自己的路

馬 在《浮生論學》《中國哲學登場》以及其他一些文章、訪談中，您倒是講了一些，讀者也很愛看。但我發現不少內容是重複的。

李 剛才說過，我沒那麼多故事，一生簡單平凡。過去講自己，也就是交代一些應交代的事，細節很少講，所以重複。講得也不多，那是問起順便講的。

當然，由於各種原因（我不喜歡談是主要原因），我在國內外的一些重要學術活動、會議和交往，如我當年極力活動到南方去的重要事情，其中包括涉及廣東的王越、北京的周揚，出國後發表的多篇英文論文及與國外洋人學者的交往，等等，很多人並不清楚或完全不瞭解。

馬 外界有不少關於您的各種傳聞軼事，有好有壞，您應該寫出來澄清一下呀，不然的話，就會被認定為事實了，有一句成語形容這叫「積毀銷骨」。比如多年前有位學人寫了篇《憶往敘實：八十年代初與李澤厚談孔子》。

李 那就只好隨它去了。這篇「敘實」就令我感到啼笑皆非，因為有關我的那部份「敘實」便非常不實，是編造出來的。但我實在沒有能力和興趣對付這種事情。

馬 還有一個小例子：李學勤先生去世（2019年2月24日）後，有報道說：李澤厚曾稱李學勤為「大陸學界第一人」。有的書還曾把這句話印到封底。

李 這只是很細微的事，其他的更多。對李學勤先生的逝世，我深表哀悼，我也稱讚過他的學問，但從來沒有講過這句話。在與陳明的對話（《浮生論學》，2002年）中還講過，我不贊同他領導的三代斷代工程，我認為蘇秉琦的成



就可能更大。倒是陳明講了一句：「當時國內的第一劍應該是這個李先生李學勤」，這是把陳明的話安到我的頭上了。(笑)

馬 2016年網上有張岱年先生是否給方克立寫過「求饒信」的爭論，又旁出您給方寫求饒信的謠言，說您給方寫過不止一封，祈求方不要再揭發您了。但您1992年初即離京赴美，而方1994年才調任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長。如此「時差」，本無交集，怎可能發生此事？所以，這個「故事」編得也太離譜了。

李 哈哈。我已置身海外，何饒可求？只知道方當時大講要「打落水狗」，指我，但我已離開中國，他打不成，便造謠了，但又拿不出一封信來。

馬 記得您在一本書的後記中說，經常受到「惡人」攻擊。這裡講的「惡人」，是指哪些人？

李 我之所謂「惡人」，並非指那些與我意見（不管是學術意見還是別的什麼意見）相左而批評我的人，也不指那些官方半官方的大批判家們，而是指一些與我極少往來、素無瓜葛卻不知為什麼（我實在弄不明白）對我非常仇視，無端攻擊、謾罵的人。這種攻擊見諸筆墨者有之，更多和更惡的卻是流言蜚語，無中生有，造謠中傷，真是人心險惡，可怕之至。行路難行路難，不在水不在山，但在人情反覆間。

所以，我對朋友劉再復說，我應該設想自己已經死了。這樣，一切攻擊謾罵、惡人惡語，對我也就沒有刺激，不起作用了。「身後是非誰管得，滿村聽說蔡中郎。」我倒可以逍遙自在，不出聲，只觀看世人的各種真假面目，這不挺有趣麼？

馬 哈哈，這完全是一種阿Q式的排遣法，但也可見您仍是初衷不改呀。

李 抄幾句過去寫的話吧：「我堅守自己的信念，沉默而頑強地走自己認為應該走的路。毀譽無動於衷，榮辱在所不計。」(1981)「關鍵確在於『沉默而頑強』，蓋非『沉默』無足以保身全生，非『頑強』不可以韌性持久。是以黃卷青燈，敢辭辛苦？任人責罵，我自怡然。我繼續走我自己的路。」(1989)

馬 希望我們接下來的對談，能真實而全面地展示您獨特的「學思之路」——「走我自己的路」。

李 但也不是什麼正規嚴肅的「對談」，算是「聊天」吧，隨意聊聊天而已。